

湯澄波譯

梅脫靈戲曲集

文學研究會叢書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湯澄波譯

梅脫靈戲曲集

文學研究會叢書

1933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
 五載之經營墜於一日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
 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
 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

上海商務印書館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初版
 民國廿二年一月印行 國難後第一版

(三九三)

文學研究會叢書 梅脫靈戲曲集一冊

Plays by Maeterlinck

每冊定價大洋伍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譯者 湯澄波

發行兼刷者 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譯者導言

梅脫靈是一個哲學家又同時是一個詩人，他在詩中表現他的哲學又在哲學中表現他的詩。他是一個「智者」又是一個「孤靜」的愛好者。以戲劇論他是近世的大表象家。他的戲劇理論很影響於德國的少年戲劇家，對於所謂 *Therbreit movement* 則尤有極大的「因士比里信」。他一生的著述頗多，本書所譯是他的戲劇中較早期的幾篇。想了解這幾篇戲劇似乎要略略知道梅脫靈一生的思想才行。因為不是這樣便不能了解其作品中的人物的實質，便會說他們是「神經病的」、「無意義的」、「稚氣太重的」等等說話。

梅脫靈是一個神祕主義者，其一生思想可略分兩期：一在他未結婚之前，一在他已結婚之後。他的後期思想有一種生的色彩，對於戲劇主張有「動作」之必要，以為在冒險勇敢上之精神的勇敢之表現必須依靠外部的活動。在這個時候他的哲學已由黑暗進到光明，已由抽象進到科學的分析；他的戲劇則已由陰影進到血肉。他最後終於被「愛的意志」所克勝了。

他的前期思想則和此完全不同。少年的時候，他一方面不能脫離德國叔本華，溫赫門等之悲觀哲學之桎梏，一方面則極受柏拉圖之空洞影像——空洞中四壁上所反映出來的迷朦黑影——及路斯伯陸（Ruybroeck）之靜寂和陰暗的愛好等所影響。於是其思想便有希臘及東方——回教神祕宗，婆羅門教，及佛教——的神秘色彩。根據於此種思想他便說「死亡是人生的引導者，人生之目的只有死亡」及「不知者常常穿着死亡的外套。生存問題除外以牠的虛無之謎解答之，沒有別種答解。」的話。

本書所譯的四篇戲劇就是含有這種思想的。在此數劇中梅脫靈用淺易的辭句表出「靈魂在不可見中移動」之可能。他以為當靜寂臨到靈魂身上的時候，人生斷不是便停止的，所以他用靜寂使靈魂說話。他相信一個靜寂不動的人底人生比之戰勝的將軍或征服了困難的人底人生實較為深奧，較為普遍，較為人本。這就是他對於戲劇之「固定觀」（Static theory）。這種固定的戲劇亦可以說是「傀儡」戲劇（Puppas for marionettes）。我們若小心考察一下便知道牠們實在是很不適宜於近世戲臺的作品。劇員若把自己在戲劇中所應為之部分

研究一下，便會覺得非常困難，——要思想的太多，要做的太少。但是我們斷不能效法巴其爾（Barker），因此便說此種戲劇將無存在之餘地。

闖入者是一八九〇年出世，其主旨在描寫死亡之神祕的到來。在此劇及羣盲中梅脫靈之諷諷最盛。此劇常與 Van Lerberghe 之 Les Flairours 並舉，蓋二者同主張死亡爲不可抵抗的。但是二劇亦有不同之處——一靜一嘈，一屬靈魂一屬五官，一對於可見的死亡的「人擬」（Personification）全無抵抗而以死亡爲不可見一則對於此種「人擬」有抵抗，一謂死亡爲不可預期一則謂爲可預期。闖入者亦常與室內並舉，二者之主旨全同，不過描寫的方法則異：一則由內而外一則由外而內；一則把不可見者來外界化了一則把可見者來精神化了。

此劇不特有爲那班坐在房中的人所經歷過對於來着的死亡的恐怖，並且還有一種是別種恐怖結果的恐怖。作者又把柔弱，完全不能抵遇災難的人物，放在災難旋渦之中以證明我們所謂生命，或死亡，或愛，或惡等等非人的勢力之大。由此劇我們又可以看見他對於理性之非難。劇中見眞理的——就是能預知母親之死的——不是能見的少年而是不能見的可憐的老人。

羣盲亦一八九〇年出世，是一篇很著名的表象主義作品。其表現的恐怖和室內及闖入者所表現者相同，但是比之牠們更爲神祕。死的祭司是指宗教。宗教在我們中已死亡了；而我們在黑暗裏沒有指導者。「有些東西在我們頭上移動，但是我們不能夠接觸到牠處。」我們實在是無限的海洋中一個有限位置內的監犯，我們在休靜時候可以聽聞海洋的聲音。大樹林之上有一座高聳起來的燈塔，那就是智慧。庇護所「盲人院」是宗教在生時所賜給我們的好處，但是現在已迷失了回去之路。祇有小孩子可以看見；而他還未能說話，故將來怎樣實不可知。

梅脫靈在此劇中用暗諷方法把人類的種種美德和種種缺點一并說出。

七公主一八九一年出世。批評家攻擊此劇者甚多，大都是因爲不能了解所致。Nieszner

說這是「一個女子的惡夢」，Adolphe 說這是「一個不可解的謎」，Anselma Haine 說是純粹繪畫性質用來「看」的作品，Monty Jacobs 說是「一篇未完的草稿」，Beaunier 說「我們無謂在此劇強求其意義，其意義就是在於其奇特處。」此外還有許多評論都是不了解此劇的。

但是能以同情態度解釋此劇者亦大有人在，尤以 Van Dijk 及 Hulsman 兩個荷蘭批評家爲著。Is. van Dijk 說這是期望的描寫，奧塞拉是爲長期的等候而死，爲靈魂底深的未完成的期望而死。Hulsman 則以爲梅脫靈此時實受佛教之影響，七公主卽靈魂底「七相」，奧塞拉就是其中的「我相」，我們的心是在這個離宮中，我們底靈魂在地上睡着是一個美麗的睡者，牠睡覺發夢，並且等候理想的英雄，牠自信這個英雄將會把牠喚醒，並且納牠於牠之愛的溫懷中。」

丁泰琪之死一八九四年出世，與室內，亞拉丹與巴羅密二者名爲「三篇傀儡小劇」。此篇所述爲門內的慘戲。堡中女王就是死亡，她永沒有下來，因爲她是不可見的。可是她有無量大的勢力。無論小孩子被保護得怎樣穩固，她的侍婢都可以把他拿去。

許多人說這篇劇是一幅身體上的畫，這是錯的。其實這篇劇，像羣盲一樣，是根據人類之恐懼的知覺而作的，此種恐懼的知覺就是大多數人之心的安靜的保障——在死亡的黑影的山谷（女王的城堡之黑影是遮蔽着所有房屋的）之窒息的空氣中之保障。在這些地方什麼都

是浸在黑暗裏。……祇有女王的城堡是光的。……我們知道，但是我們不了解。……

丁： 你知道些什麼呢，伊姊姊？

伊： 我知道的不多，我的孩子。……我的姊姊和我自從出世之後，一路在此地爬行，而不敢了解所發生的事情的一些。……我在這島上像盲婦一樣地住了很久，這一切對於我已經似乎很自然了。……我祇見一個鳥兒叫，一片樹葉落，一朵玫瑰花兒開，此外便不見什麼事情了。……這兒極靜寂，就是一個熟透的果子跌下在地上，也令到人要向窗口張一張。……而且沒有人似乎是有一些疑心。……但是有一夜我知道除這些之外必定還有別事。……我想逃走了，但是不能。……（見第一幕）

我們不能避免我們的災難；並且我們必要活着來等候那些不可預料的事情。

此四劇是據 Richard Hovey 的英譯本重譯，書名 The Intruder and Other Plays (Dodd, Mead and Company)。

一九二三，三，二三，湯澄波於廣州嶺南大學

梅脫靈戲曲集

目次

譯者導言·····	一
闖入者·····	一
羣盲·····	四三
七公主·····	九三
丁泰琪之死·····	一三五

梅脫靈戲曲集
闖入者

者 入 闖

一

劇中人物

外祖父（盲的）

父親

叔父

三女

愛護女（此是教會中探視病者的婦女——譯者）

女僕

（舊別墅中一間黑暗的房子。右邊一扇房門，左邊一扇房門，另有一扇秘密的小房門在牆角裏。在後邊有著色的玻璃窗，大體是綠色的，並有一扇玻璃門向洋臺開着。牆角上有一件大荷蘭外套。一盞點着的燈。）

三女 來這里呵，祖父。坐在燈下罷。

外祖父 我覺得這里似乎不很亮。

父親 我們出去洋臺，還是留在房裏呢？

叔父 留在這里豈不較好嗎？這星期內天天都下雨，夜間又潮濕又冷呵。

長女 可是還有星出呢。

叔父 噢，是嗎——那是沒關要緊的。

外祖父 我們還是留在這里好。你們不知道你們會遭遇什麼事情的。

父親 我們用不着焦急。她已經脫出危險了……

外祖父 我相信她不很妥哩。

父親 爲什麼你這樣說？

外祖父 我聽聞她的聲音。

父親 但是自從醫生向我們誠實地說過我們不難便會……

祖父 你知道你的外祖父是專好無謂恐嚇我們的。

外祖父 我不是像你們一樣眼見事情的。

祖父 那麼你便應該相信我們有眼可見的人了。今天下午她的樣子已很好了。她現在正休靜地睡着；我們不要無謂地糟蹋了佳運賜給我們的第一次好晚景呵……我覺得我們今晚應該休息，並且應該略略歡笑一下，除去一切驚慌。

父親 那是真的；這是自從這個可怖的生產較我覺得在家中的第一次，好像在我自己的家裏一樣。

祖父 疾病一入到家中便好似在家裏多了一個人客一樣。

父親 並且你知道，除了家人之外，沒有一個人，你可以倚靠的。

叔父 你很對。

外祖父 爲什麼我今天不能見我的女兒呢？

叔父 你已很知道爲醫生所禁止了。

外祖父 我不知道怎樣思想。

叔父 你無謂恐嚇自己呵。

外祖父 (用手指着左邊的門) 她不能聽見我們麼？

父親 我們講話不及那麼大聲；並且，房門又很厚，愛護女又伴着她，倘若我們太嘈，她便會警告我們了。

外祖父 (用手指着右邊的門) 她不能聽見我們麼？

父親 不，不。

外祖父 他睡着麼？

父親 我想是的。

外祖父 我們應該去看看。

叔父 我惦掛着這個小東西還甚於你的妻子呵。他出世已經幾星期了，還沒有一些移動，還沒
有喊過一聲；你會說他是一個蠟製的小孩子罷。

外祖父 我相信他會耳聾，並且會啞。……那就是和表姊妹結婚的結果。……（斥責的靜寂）

父親 我因為他令他的母親受苦的原故差不多忿恨他了。

叔父 你必要有理性才好，這不是那個可憐的小東西的罪過。——他是獨自在房中麼？

父親 是；醫生不再准他留在他母親的房內了。

叔父 可是看護婦伴着他麼？

父親 不；她出了去休息片時；這幾天她是值得休息一下的。——奧塞拉，走去看看他是否睡着

長女 是的，父親。

（三姊妹起身攜着手同入右邊的門）

父親 我們的姊妹幾時才來到呢？

叔父 大約十點鐘，我相信。

父親 現在已過了九點了。我願望她今晚真能到來；我的妻子很渴望見她哩。

叔父 她必定來的。這是第一次她來這裏嗎？

父親 她從前永未入過這間屋的。

叔父 她離庵是難的。

父親 她獨自一人來麼？

叔父 我想會有一個尼姑伴着她的。她們不能獨自離庵的。

父親 可是她是庵主哩。

叔父 統統都是一樣規矩的。

外祖父 你們不復掛慮了麼？

叔父 我們爲什麼要掛慮？用不着常常說及那個呵。沒再有可害怕的事情了。